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

孟眞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稱讚牠的說牠可以代表世界公論，不同情於牠而不至於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者，也有甚多說他是件「含糊之傑作」(a masterpiece of ambiguity)者。我以為稱牠爲「含糊之傑作」未必即是不公道的菲薄牠，而其所以成爲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作這報告的袁袁諸公，其中至少如李頓伯爵麥駟將軍實是在善人，以公道及世界和平爲意者，不過，他們在國際聯盟的紙老虎掉破之後到東亞，一面要顧到現在的事實，一面要顧到國聯立場之面子及下台問題，而因現在的事實即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事實，原與國聯立場絕對矛盾，諸公徘徊於矛盾盾之間，欲求出一個公式，將矛盾盾對付過去，焉得不「含糊」呢？惟其如此，故此大著本身先有一基礎的矛盾，即敘說事實之經過與其結論並不是一個精神所支配；敘說事實，如論九一八之責任及滿洲國之兩事，與我們所見並無不同，而其結論乃與此等事實全不相涉了。

這個大著似乎專向深處尋求，作些「探本追源」之論，而求「某種解決」之法，於是乎議論到中國二十年的政

情，以爲中國之不上軌道是世界的患害，而爲此滿洲事件之一個主因。真可惜，李頓諸公何不寫一專章以敘述日本對於中國統一與近代化之貢獻？袁世凱將有統一的樣子了，日本把他打一大下子。我們恨袁世凱，因其背叛國家，日本怕袁世凱，怕他能統一中國，這並不同的。安福賊徒上臺了，日本大大幫助一下子，於是乎種下這些糾紛，而中華民國幾乎斷送。國民黨打到北平了，張作霖被他殺了，他勸張學良不歸南京。國民黨將要成事了，便是這東北之一擊。此外如分化南北各種浪人之行動，奉直戰中之日本將官，石友三叛亂中之土肥原，等等一切，一部十七史真不知從何處說起？日本人真有大造於中華民國之統一哉！自徐世昌錫良時代算起，中國人要在東三省辦些新事業，日本人總給以打擊，無數的案子在那裏，而最近幾年之鐵路建設竟爲日本人趁早動手之動機與借口。日本人真有大造於中國之近代化哉！這些事，至少李頓麥駟兩公當然知道的，且當然知道他的重要。若謂，說了這些話徒動感情，無補實際，則中國不統一之局勢，含此重大的一個

方面，而但看到地方觀念及家族主義以為議論，又安能得其實在？一個大民族之統一與近代化，一面需要自身的努力，一面也要適宜的環境。若日本人專以分割中國為心，破壞中國統一為志，中國之統一大是困難的。我們誠然要自己努力，不過同時也要指明別人的責任。今此報告既以探本追源為號，而本源責任說不明白，對知道東北事件不多的中立國讀者，似是危險的。我以為我們政府大可正面應付日本人營屬中國非統一的近代化的國家之說，而直率的宣布日本在二十年中對這一層之貢獻，看他算個什麼東西，反正華盛頓九國公約久已假定我們貴國有些特別的。

這個報告中的解決辦法，或者於中國不算無益吧，假如我們承認「辱者賤之常」的話！於日本真是大有利益了，造一個新約，承認以前一切日本的「條約」權利，法律的承認日本在東北之「特殊利益」，法律的大大限制中國在東北主權之行使，東北用外國顧問其中又是日本人最多，日本人治外法權之推廣，東北中國鐵路實際上在兩滿路支配，且日本並以改訂商約之故，在東北以外之中國地方又有了經濟特別地位，而抵貨永遠取消，以後中國如派兵到東北，便成「侵畧」，而其他方面便可為所欲為。如此種種，只換得滿洲國名義之取消，誰說西洋人之講面子在中國

人下？「覆巢完木，恐這麼大一塊實地到嘴裡，又註明是全世界公送的，反要噴回去，大罵一頓！老成帝國主義之精妙如此，新進帝國主義之魯莽如此，孺子之不可教如此！讀者以我這解釋為過火嗎？則請細細推求九十兩章中各項原則及辦法之可能的各種結果如何，恐怕正不止此罷！

這篇大作中把日本中國的意見幾乎都分別輕重容納了，例如對九一八事件，既已說了「是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之自衛辦法」，而接着又說一句微妙的話，「惟當地官佐或以為彼等之行為係出於自衛，調查團於說明前語時（此處外交部譯文有小誤，故改之。）不將此假定予以撥除」。這真敷衍到了好笑的程度了。其對於日本人強詞奪理的話，並無正面之回答，只代他設想些困難，而微婉勸告之。以這樣一個兼容的態度，還有這樣子的含糊。其含糊普及于一切語氣中。世界的人對東北事件已經够不清楚的了，而讀此一部有深心的含糊著作，恐怕不能減少其原來之不清楚罷？世人愈以為東北問題複雜，愈於中國為不利，因為東北問題本是領土侵佔，法律上事實上何複雜之有？複雜之談，正是日本宣傳軍之煙幕而已。

嗟乎，國聯在去年的幾次決議案是如何的，而今也到了這個田地，給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換得一個獨立名義之

取消，並完全超過日本民政黨內閣所要求五條之大上了。

去年之累次決議，以盟約爲前提，今年以既成事實爲前提，並不高談盟約了。看到這篇大文，真不能無今昔之感！

至於提議之辦法，在精神上將中日共管及國聯委治之意義皆容納了，而其名固是「自治」也。中國以條約爲宣言，日本以其願聞爲中國文官，於是何是內國，何是外事，一切糾纏不清，而中國人若進兵東北，不管以何理由，便是「侵略」，日本得自由行動焉。此外特種憲兵之頭目是一國人，財政之題目即是一國人，多頭政治，保護多種國民，白俄也要受一個金牛憲章了。如此的一大組織，似乎非真的世界大同不能工作，非如上海一切國人整個以榨取中國人利益爲前提亦不能工作。國聯管奧國，奧國本身有個政治的底子，今東北之政治的底子在那裏？

至於自治之說，胡適之先生以李頓奏駁施內三君所屬之英美德三國皆是聯邦制，故易於有此想法，這話是對的。不過，中國東北決非不列顛帝國之加拿大之比，而是德意志民國之萊茵各省之比，更變本加厲者也。若美國日日在圖謀吞併加拿大，加拿大恐怕不能以騎警爲國防，而與母國輕其關係如今之狀況罷？法國數年前之希望於萊茵河者，何嘗不即是一個「自治的萊茵」，由法國軍隊駐防之？

反正這個辦法是實行不了的，反正日本人要奮勇當前，担負破壞這個計畫書的責任的，則中國政府不可不取對此報告書有相當好意的態度。不過，同時也要步步有着，句句慎重，以免將來成爲口實。其應特別保留者，一時想到有下列幾件：

一 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有對於普遍於全國之事項之立法權，例如刑法民法之制定等。

二 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限制國內向東北移民之任何立法及行政措施。若沒有這一項，則日本人能以我們的東北發展其經濟而我們反無之。

三 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對於關內中國居民往關東者有特別之待遇，如服務官署之限制、稅率之不同等

四 報告書中固明言使用外國顧問是過渡的辦法，則應明定其年限，以免「過渡」永遠不得過。且一獨立國尚有革命之權，東北新制也總該在將來有個改變的可能，宜明白規定其條件。

五 中央保留在東北設置最高監察官之權，以監察東北行政是否有悖於中央職權之處，有違於中央允准東北自治宣言之處。查英國各自治領土之「總督」是母國政府即名曰英王之代表，而國務總理是地方自治

政府之首領。今地方自治之首領既由中央以一種方式任命，自不適用此法，但此首領恐是對於地方議

會負責者，故中央政權在東北者必有適宜之代表人，不列顯帝國之此制度，應變通而採用之。且中國歷史上每將地方之行政監察分而為二，漢之刺史，明之巡按，最初皆監察官也。此制在其他各省行憲政時亦宜採用，依建國大綱所定省長由民選後，中央政權必有相當之代表在地方者，即以此項高等監察官為適宜，漢之刺史，明之巡按，初設之意大可為法。

總而言之，中國政府既不可抹殺此報告，以分日本之誘，也不便絕無說明不附條件的欣然承認，以陷自己之地位，只好加以以嚴重之保留，副之以詳盡之宣言，而接受之。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蔣廷黻

對在此點反正是不通的，想非開一種應有盡有的外交姿勢而已。

國聯報告書之弄到如此不上不下之地位者，其小因是調查團中或者有人簡直莫明其妙的人，故他人不得不遷就之，於是文章愈複雜了。其大因是國聯碰到一个極明顯極暴烈的破壞盟約以及巴黎公約華府九國公約之事件，而又無力支持其地位。報告書未出之前，我們問各種公約與所謂既成事實誰得上風？既出之後，我們得到答案了，公約是個影子，陰天還不見，事實是一切的！這不是國聯盟約之死刑宣告書，國聯去年決議案的取消令嗎？至於李頓諸君，其心可佩，其勞可感，徘徊於沒有辦法之中是可諒的，我們不應該責備！責備自己，另求出路罷！

去年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的議決案所給與調查團的任務有二：一個是調查中日衝突的遠因，近因，及現狀；一個是考慮解決的方法，「務須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調查團對於所負任務預先定了一種態度，報告

書摘要說：「該團聲明對於已往行動之責任，堅持較輕，而對於尋求防止將來再發生此類行動之方法，堅持較重。」調查團雖把兩種任務都作了，確自定了輕重的區別。因此報告書雖是整個的，前後相貫的，末後兩章——論解決

—

「滿洲國」及在滿洲設國防皆是軍國主義的政策，行不通的。其理由除調查團所舉的外，我們還可加一個：就是調查團的報告，尤其是第五章及第九章。依我看來，這兩章給了「滿洲國」莫大的打擊。

調查團確為日本指出一條新路：日本放棄在東省的帝國野心而專力於純粹的經濟事業。日本怕中國危害她的已得權利麼？調查團提議中日兩國新訂條約，承認日本在東省之經濟利益，包括鐵路及土地商租權。日本怕以後東省的發展沒有她的分麼？調查團提議中日在東省經濟合作。日本怕東省行政不足以妨碍她的經濟事業麼？調查團提議東省應有特殊的自治制度。此外調查團還提議中日新商約以圖促進中日貿易。日本所有的實在利益都顧到了。調查團並不要日本放棄她的根本利益，不過要日本變更求利益的方法。

日本所走的路及調查團所指的路有很大的差別——時代的差別及國情的差別。一條路是軍國所走的，一條路是工商國所走的。調查團的團員均來自受過歐戰洗禮，工商經驗及殖民經驗較富的國家。他們的思想恐非後進的日本帝國所能領會。不知調查團曾否攻感日本的國情。報告書第一章認中國近年的政情使中日衝突尖銳化了。中國近年

一面圖謀收回國權，一面繼續演我們的內戰，使友邦皆感不便，尤其是鄰近的日本。我認這個批評雖非公允的，但是客觀的而且是友誼的。我惋惜調查團未對日本近年的政情照樣加以客觀的，友誼的研究。因為遠東問題關到如此田地，日本的政情和中國的政情是同等的道因。日本的物質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軍國元素甚多。軍閥的跋扈，在鄉軍人會及黑龍會的活動，亞洲大陸帝國的野心：這些現象不加以研究，則遠東問題絕不能了解。西人徒知近年與中國交涉的麻煩，不知我們與日本鄰居的困苦。日本不但地理上多火山，政治上就是遠東，全世界的一座大火山，時時可以爆發的。因為調查團對日本的政情未加充分的研究，所以報告書論中國政情致有欠公允之處。報告書說國民黨使中國近年仇外的空氣濃厚了。不錯，但此中有些大區別不可忽略的。國民黨

在野時代向帶親日色彩。孫中山先生看破了締造新中國須得日本的好感。他一生所處的境遇也不容他不聯絡日本。聯俄以後，北伐之初，國民黨雖口倡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實際的對敵是英國。南京案件發生的時候，新興的國民黨與日本尚是感情融洽。近年國民黨及一般民衆對日本的惡感實起自濟南案件。這是客觀的史家所不能

否認的。報告書摘要不提濟案。我不知道調查團是否認清濟案的真正意義及其所發生的影響。日本所派到濟南的軍隊，不是來保護日僑，是來要過路錢的。派遣軍隊到濟南就是明白的表示：除非中國給日本相當的報酬，日本不會讓中國統一。所謂相當的報酬就是東三省。假使在民國十七年及十八年的前半，國民黨當局把東省送給日本，就是田中也不得派兵到濟南。縱使我們承認濟案及九一八事變，國民黨的過激主義有以招之，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總不能歸咎於國民黨。民國元年，日本一面與民黨聯絡，一面與清廷交涉，許清廷以協助，只要清廷願意放棄東三省調查團的團員倘各翻看其外部所藏之外交公文，就知道此中的內幕。宣統末年，第一個銀行團準備大借外債與中國的時候，日俄兩國竭力阻止，明說中國的現代化不利於日俄。調查團只分析了中國近年的政情而不注意日本近年的政情，因此團員對遠東問題的性質未得着根本的認識，又因此所提出的解決的方案是日本軍閥所不願接收的。

調查團似乎不能不知道前段所說的。調查團或者想日本不乏開明的領袖。倘國聯及美國給這般人相當的精神援助，他們或能挽回狂瀾。所以調查團的方案與去冬民政黨內閣所提出之基本五條若合符節；在利於日本方面，只有

過而無不及。雖然，我們對於調查團的方案是佩服的。遠東和平關係中日兩國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調查團不能因為日本已瘋狂的走上了死路，就不盡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條活路。在我國方面呢，我主張不問日本接收與否，我們除一點應保留，一點待放慮外，應完全接收調查團所擬的方案。我這樣的主張，並不是因為我不知道這方案之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於我國者。調查團向我們也指出一條新路。概而言之，這條路就是中日合作。調查團的理由有兩個：

一。「中日間此種經濟之接近，固與日本有重大之利益，與中國亦有同等之利益，蓋中國藉此經濟上及技術上與日本合作，可獲得建設國家主要工作上之助力。」

二。「中國有識之士既已承認建設與近代化為該國之根本問題，亦即該國之真正國家問題，則彼時不能不確認此種業已開始且有如許成功希望之建設及近代化政策之完全，實有賴於一切國家培植友好之關係，而與彼在咫尺之大國維持良好之關係，尤屬重要。在政治上及經濟上，中國均需要列強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及在滿洲方面之經濟合作

，尤為可貴。中國政府應將其於新喚醒之民族主義之一切要求——即使正當而且急切——置於此種國家內部建設之最高需要之下。(all the other claims of her newly awakened nationalism legitimate and urgent though they may be—should be subordinated to this one dominating need for the effectiv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我主張接收的理由就是調查團所舉的，尤其是第二個。國人不可不再三細讀調查團這段良藥苦口的忠告，其中所含的意義是極深厚的。我國當前最急最要的事業，無疑的，是國家整個的現代化。為完成這事業，無疑的，我們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為獲得這友善態度——萬一尚有方法能獲得——更無疑的，惟有承認日本在東省的經濟利益及中日經濟合作這一條路。無論我們對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是如何悲觀，我們不能不竭力竭誠一試。因為失敗的責任，無論如何，不可落在我們的身上。

我所要保留的一點就是東三省特別自治制度應有確定的年期限制。論這制度產生的方式，表面上是由中國政府以宣言行之，事實上是根據中日的協定。因為中國政府的宣言事先須得所謂顧問會議的通過，而這會議的代表實際

獨立評論 第二十二號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是中日各半的；事後又須「轉送國際聯合會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各國；國聯會員國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國對於此項宣言當表示知悉；而是項宣言將被認為對於中國政府有國際協定之約束性質；此項宣言嗣後倘須修改，其條件當依照上述之程序彼此同意宣言本身中，預為規定。」論其內容，這制度對中央政府之權利加以極大限制，對地方政府弱以聘請外國籍顧問，尤其是日本籍顧問，且取消中國在該地方駐兵權。方式向內容皆損害中國主權，而修改這制度必須得日本的同意。就國聯的立場說，這個辦法說不通。就是國聯的委任統治制(mandatory system)尚以培植受委治者的完全自主為目的。東省這種特殊制度，既違害中國的主權，可能無年期的限制？調查團雖說過此制度之最後目的，「乃為造成一種純粹中國人之吏治，使無雇用外人之需要，」但無年期明文的规定，則易引起糾紛。至於中央及地方政權之劃分全無終止之日，更不適當。就中國的利益說，中國應能斟酌情形變更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且各省與中央之關係應該一致；既不一致，只應為短時的，過渡的。我以為不如把這制度分為三項，各別處理之。中央與地方權利劃分的協定應限十年或十五年；此後則如他省一樣同受中國憲法的約束。外國顧問應於特殊制度終

止後五年或十年按年遞減淨盡。至於不駐軍一層，不妨在宣言中不提，而擱於中日和解，仲裁，及互不侵犯的條約中，而無早期的限制。這樣國聯盟約，中國利益，及遠東和平均可顧到了。

我說待考慮的一點就是中日經濟合作，尤其是中田新商約。我們平日也想過中日經濟合作是一個解決的方法，苦於想不出一種辦法一方面能使日本滿意，一方面又不得反門戶開放主義。九國條約給此主義的界說是：外國不得

在中國任何區域有任何優越權利。我不知道我們如何可以與日本合作，同時又不違反這界說。原來海約論提議此主義的時候，並未諮詢中國。到華府會議，中國確簽訂了九國條約，且現在的門戶開放主義與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是分不開的。爲中國計，此主義應竭力擁護，不應由中國破壞。可惜報告書的摘要，於經濟合作，及中田新商約，言之不詳。我們只能留待考慮。

讀了孟眞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

楊克功

孟眞先生這篇文字，比較他的那一篇「教育崩潰之原因」和平多了，但是也還不免有點武斷和偏見。茲就鄙意所及，聊爲陳說。

一，孟眞先生認爲大學不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關於此點，孟眞先生不免有點無病呻吟。現在大學教育學院或教育系，本來是訓練中小學師資而非訓練大學教授之場所。在事實上，現在中國大學教學還談不到應用甚麼「教育學」似乎還無庸孟眞先生憂鬱過慮。至于孟眞先生謂大學教育學和教育行政爲無關弘旨，爲九牛一毛，誠然！中國

人不講求衛生，也不見得就死光；泥水匠不懂工程學，也能建造房屋；產婆未在產科學校畢業，也能接生，不過是應該不應該罷了。工商業界現在雖然是大家主張用科學管理，但是在孟眞先生看來，大學爲研究學術場所，又何必談行政效率呢？孟眞先生又謂赫胥黎不善言詞，以其學問能引出許多生物學家，但是假若以赫胥黎的學問，又能善于言詞，長于教學，其受教者之所獲益，恐怕是更大罷。

二，孟眞先生認爲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誠然，教師教學，必須于其所教科目，有深切之瞭解，這

是盡人皆知。不過孟真先生喜談歐洲教育制度，必知德國中學教師，于大學畢業經過考試後，必須有兩年長時間之嚴格的教育訓練，始得為正式教師；比較孟真先生所主張文理科學生以四分之一時間兼習教育科，恐怕要嚴重得多罷。又歐洲有些新大學設立教育學院，孟真先生認為新創之大學，在學術上無多大威權，不足為法。但是要知道舊立大學，多拘于成法，還是新立大學往往能順從新的教育趨勢，實不能因其初創而一筆抹殺。美國大學都設有教育學院招收中學畢業生。中國大學之設立教育學院，何常是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為模型耶？

三、孟真先生認為中小學課程門類要少而內容充實。真正說起來，歐美各國中小學普通科目，實在無多大差別，並非如孟真先生所謂「這十幾年來，中國教育制度日趨于美國化，而中學之課程日淺，科目日多」。所不同者，歐洲係分校制，美國係分科制。歐洲中學內僅設有普通科目，其職業科目歸入于單獨設立之各種職業學校。美國中學分普通科，師範科，及其他各種職業科，其各種職業科目皆容納于一校內之各科中。若將美國中學之各種職業科目除去，其餘普通科目，恐未必較歐洲中學所設立之科目相差甚多。蓋歐洲中學之目的，專為升學之預備，美國中

學之目的不僅在預備升學，並且給予不升學者以職業之訓練。學校性質不同，課程組織自異。至于中學課程內容是否充實，程度深淺如何，也要看學校年限之長短而定。德國 Gymnasium 九年畢業，其課程程度自然要優于美國六年中學也。孟真先生主張中小學課程門類要少，要知學校科目之多寡，也要隨社會進化和需要為轉移。中世紀大學僅有神醫法三科，何以近代大學增加了許多院系科目呢？四、孟真先生根據其以上所談之三種意見，復有下列四項之主張：

1. 大學不設教育學院，因為這個不能本身獨立成一種學問；也不應設教育系，因為教育學自身不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

2. 大學中應設教育學講座及教育研究所，以為中學教師及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訓練場所。

3. 大學文理科學生願兼習教育者，其學分本科對教育科為三與一或四與一之比。

4. 中學課程科目上儘量減少，內容上儘量提高。

三四兩項前已論及，茲不復贅。二項似與一項相矛盾；教育學既是根本不能獨立成一種學問，復不能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何必又于大學中設教育學講座呢？教育

研究所之設立，更是不應該了。至于教育學是否為一種獨立的學問，差不多已成舊案，似乎不須再行上訴了。但

孟真先生認為教育學不是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否因為教育學要借重別的科學的內容和方法如心理學社會學，以解決教育上之問題，遂有此種主張呢？果爾，則醫學亦借重別的科學如生物化學；工程學亦借重數學，物理，化學，皆將不能成爲一種獨立之學問了。若以此爲大學院系設立之標準，恐怕北京大學之十四學系，有一大半要停閉了。教育學雖應用別的科學的方法或別的科學研究之結果爲工具，以解決教育問題，但教育學本身自有其目的，對象，系

統，及問題，猶之醫學應用生理學心理學及化學以治病及配藥，不能因此遂謂醫學不是一種獨立學問也。

總之教育學本身應有存在之價值，教育學之理論和方法，日趨精密，範圍日趨擴大，從事于教育事業者——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應受專門訓練，差不多已成定論和一種不可遏止之趨勢。縱使眼前走到厄運，將來總是歸到正路上去的。但是孟真先生總算是我們研究教育者的譯友，毫不客氣的給我們許多的批評，足以使我們研究教育者反躬自省，努力改進，這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又是一樁私運煙土的大案

莊生

記得十八年，上海發生過一個搶煙土的案件，警備司令部與公安局的兵警，不知何故，居然開鎗了，南京派了禁煙委員會委員長張之江去查辦過，弄的昏天黑地似的；連查辦大員，還辭過一次職；可是，不知道怎樣一下，這喧天的大案，就此了結了。今年夏天，國民政府的職員，也曾犯過一次販土案；被一個推諉，兩個敷衍，也就過去了。現在永年輪船，從重慶開到漢口，又被查獲煙土九百

餘斤，還有嗎啡五百餘斤。據兩湖特稅處呈報漢口總部的呈文，以及各日報的記事看去，船上三個官艙，依王委員伯羣的秘書劉變衡說，是王氏包的，這樣大宗違禁物品，就是從那三個艙裏抄出的；而且交部秘書長雙清之妻，也被捉將官裏去。此案的結果如何，現在固然猜不到；可是細細觀察那特稅處的呈文，似乎這次是要認真辦下去的。因爲：一則，漢口是中外觀瞻所繫的地方，又是蔣總司

令行報的所在。二則，黃振興陳希曾張維先諸位搜查的當事者，聽說都是很認真做事的角色。三則，此案牽涉中央委員，前交通部長王伯羣，及其秘書劉變衡，與秘書長雙清之妻。四則，鴉片煙誠然是川土；但是那樣大宗咖啡，是特別引人注意的。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所以我說這次煙土案，似乎應該不會再馬馬虎虎了結的！

實際一點的說來，鴉片煙的事宜，在我們這國家裡，可算算不了一回事體。人民自動種的也有，政府教種的也有，一經盡納稅的義務，便如別種物產運銷的也有，人民拚命抗種的也有，政府壓迫着非種不可的也有，因種煙而賠財喪命的也有，因不種煙而交納禁煙罰款的也有；私售的也有，公賣的也有。南京有禁煙委員會，是行政院的部會之一，好像是在那裡禁煙；可是，上海的煙稅收入，數年以來，聽說每月總在二百萬元上下；還有人在那裡要把每兩煙土，加抽二角的甚麼稅。湖北特稅處，今年以前，每月也要收稅一百五十萬元上下。陝豫兩省，在鄭州合設一個局所，專司查運事宜；有時平常行路的人，一不小心，就會有人給你的行李裏，加入些煙土，叫你吃官司，認罰款的。模範的山西，也曾提倡了這種國貨。至於金丹白丸嗎啡等，那更有說不盡的故實了；除了舶來品租界產不

計外，北平山西，據報上的記載，都曾經發覺過製造的機關。現在四川好像也能製造了。

乍看這些事實，似乎與這次永年輪土案沒有甚麼大關係。可是，你如果能思量一回，便知道這真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私運煙土案；實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

一，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禁煙命令也不知道頒布過多少次。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和宣言，也是絕對禁煙的。從十七年起，到了今天止，南京禁煙委員會依舊存在，每年以百姓膏血所供給的直接禁煙經費在五十萬元之譜。政府壓根兒沒有開過煙禁，沒有過明令弛禁種煙，何以幾乎全國各省都在種煙？私運的私運，公賣的公賣；中央當道豈真看不看，聽不見？

二，各省特稅處，是不是變象的煙稅局？假使對的話，那中央的禁煙命令是甚麼？假使是官樣文章，為甚麼要這種官樣文章？江蘇種煙的地方當然比別省少得多，但是省政又在那裏公賣的甚麼？

三，這次永年輪的土案，是因爲沒有納稅，才算是私運呢？還是，如果經過所謂正式完稅手續，便不是私運呢？

四，這次運土案，牽涉中央委員與政府公務員。漢口

總部的查辦，是不是能依法辦理？上次的國府職員運土案，責任都推諉到那可憐的勤務身上。這一次刑法的效力是否能加于重要官吏？這又是司法問題。一部三百多條的刑法，又碰到了一个試金石了！

五，嗎啡是舶來品，是有限制的違禁毒品。現在北平河北山西加上四川，都能製造了。這是政府允許的，還是私造的？是作藥物用的，還是作製金丹白丸原料以及打針用的？難道中央與地方都不曉得嗎？

六，近年來對外貿易入超特別的大，大家都知道是因進口糧食忽然增加的原故。鴉片煙種的多，糧食自然產的少，這是極平常稀鬆的道理，中央地方當道，就會不曉得嗎？鴉片戰爭的恥辱，相隔太遠了，我們當然會漸漸忘懷的。但是宣統末年，交文（山西交城文水縣）與武（陝西興平武功縣）為種煙而流血的事，現代的壯年人，當然還能記得，為甚麼中央與地方當道，居然因為要錢，連這些恥辱慘劇都會忘却了？

上面所列舉的種種問題，除非政府明白說出所以然，不但我們老百姓不能了解，恐怕連政府中多少當道，也會莫名其妙。因為這個年頭裏，矛盾的新鮮的出人意料的事實及現象太多了，實在由不得人不往壞處去着想。在

這案件未曾了結以前，我們可以根據上述的種種，提出兩個根本的問題，請社會和政府深切注意。

一，中國是不是需要禁煙？主張不需要的，自然也有片面道理，因為沒錢不能養兵，不能行政，不能打土匪，在目前財政狀況之下，鴉片煙的稅收是不能犧牲的。但是那裏政府一切根據禁煙政策所發的宣言明令，以及禁煙委員會，統統都得馬上取消。因為騙了人，騙不了自己。騙了今天，騙不了明天。騙來騙去，於人無益，於自己有大大的損害。政府當局為了國家大事，喪失了個人的信用名譽是不值得的。假使一經明白規定，弛開煙禁，一則百姓得的利益，不會再被文武官吏，假借名義，十次八次的壓榨了。二則政府應收的稅款，也不會叫人中飽了。三則運銷的中間人，也不會明偷暗抹的取巧投機，而且發財升官了。拿這政策來作統一中國的試驗品；看一看中國，是不是有統一的可能，也許是有益益的嘗試。不過這種鴉片煙的國家是否有統一的價值，也實在是疑問。不然的話，倘使認鴉片煙是毒物，是亡中國的利器，是滅絕中華民族的急先鋒，是土匪充斥的根源，是擁兵自衛的軍閥的滋養品，是糧食不足，與大量入超的大原因，是政治不能澄清，不能上軌道的大根苗；甚至內而共產黨的猖獗，外面

強悍的侵略，都與鴉片有相當連帶的關係，萬萬不能弛禁的；那麼，上自中央，下至各省市的政府，就應該把那種忽而種煙，忽而罰款，忽而收稅，忽而公賣，忽而私售，的穢聽腥聞，一切的矛盾現象，着着實實的，澈底清理一下。從此把掩耳盜鈴，說好話，做壞事的政策永遠放棄。假使有幾個省市，不遵從政府的命令，政府應該積極的裁制，絲毫不能姑息。邊遠的省分中央政府一時無法裁制的，應該封鎖牠們，使牠們的鴉片運不出，賣不掉，然後牠們自然會自動的禁種。

二，中國不是要想走到法治的路上去，還是永遠在在人治的墓坑裏吶喊着求救呢？事實告訴我們，現在一切社會人事，都有公佈的相當法律在實施着，這實在是國

家要想走上法治正軌的一個明証。可是既然有了法律，這受法與守法的人上，是不是還有問題？依法律的條文看，明明白白是沒有甚麼區別的；那就是凡是中國的人民與官吏，都應當遵守的了。如果司法者，在其中有了舞文弄法的區別，這是一個簡單的司法人員辭職問題，還是整個法律的適用問題？永年輪上運土案，是政府的試金石，我們應該督促政府澈底追究。不論犯法者的身分如何，都要受同樣法律上的裁判。要不然中華民國法律是單為老百姓頒布的。條文上應明白規定「議親議貴」的辦法，免得使中央委員及其他有勢力的親貴不安，使執行法律的官吏作難！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通信）

蔣明謙

適之先生：

近來讀了先生的「慘痛的回憶與反省」引起我絕大的感動，我所要說的話，先生已經說了大半，例如「反省是有的，然而每次反響都不能達到挽救危亡的目標，都不曾建設一個有力的統一國家的目標，況且每一次的前進，

總不免同時引起了不少的反動勢力。」「四十年的奇恥大辱，刺激不可謂不深，四十年的救亡運動，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今日大難當前，三百六十五個晝夜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束手無策，這是我們在這個絕大紀念日所應該深刻反省的一篇痛史，一筆苦賬。」「我們的大病原，依我看

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今日，「病根太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所謂民族的自救運動，其實只是要救治這些根本不痛苦，這些病根不除掉，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什麼民族復興都是廢話。』『然而還有許多人不但相信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有病的，也還有許多人不肯相信我們生的是七年之病，也還有一些人不肯費心思去診斷我們病究竟在那裡。』這是何等深澈痛切的話！已經太晚了診斷自己（反省），我們同胞還不肯去做，這真是使人痛心極了！

這些千真萬確的話，現在能够認識的人已經很少，能够相信的尤其寥寥，即使相信了，也還不肯實說，不肯認錯。根本的反省與努力，認為是最迂緩的路不肯走；基本的建設認為是平庸不屑為。幾年前看見現代評論上壁黃先生「可惜太聰明了」一文，幾年以來每一回想，心中仍是怦怦的不住的跳動。老實說，我們幾千年來老祖宗造的孽自然太深（因為他們都是以生人走死路，一切行為總是反自然反社會反進化反生存的），而我們近代對於西方文明優入以來的反應，尤其太不像樣子。只可惜現在的人們，還不想把這些史實的前因後果回想一下反省一下啊！

中國問題的發生，其近因是西方文明的侵入而中國人

反應之。我們古代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已凝固了，化石似的呆呆的存着，對於外來刺激的反應，太遲鈍了，太迂緩了，太不澈底了，所以反應了一百年，仍然沒有得到反應的效果。

從歷史上看來，中國人的反應，在時間上總是落後。外人侵入大概可分為四期，中國人的反應，也可以分為四期：第一期，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從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外患的要點是通商戰爭，開放門戶，中國人無反應。第二期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五年自英法聯軍至中日之戰。是期又可分二期，上期的外患如前，下期則為割地（喪失土地皆在此期）。反應則上期為軍事工業；下期為培植軍事人材，交通礦業開始。第三期自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八，外患為喪失鐵路礦山等權及劃分勢力範圍。中國至是始放棄整軍從武，而整興實業，改革政治制度。第四期為一九一八以後，外人經濟侵略愈加緊急，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端。自鴉片戰爭以至英法聯軍，外人已經打破了我們南方的門戶，擾到首都，喪權辱國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境地，而中國還是沒有甚麼感覺；僅僅當時江浙閩廣的海疆邊夷，受了洋人的禍，才認識了洋人的「船堅砲利」，然而也只是一種感覺而已，實際上的反應也還是無從說起，雖然

真自珍魏源等倡「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著了幾部半揣想半傳說式的地理書，在中國也沒有大影響。一定要等到英法聯軍破了北京北方的門戶洞開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的地方盡喪失了；政府中一部分官僚當時會辦過外交，受過外人侮辱的，才有了注意外交的覺悟，才設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疆吏當中的一部分如曾左李等受過常勝軍之賜的人，才有感覺不如人的覺悟，才有江南造船廠，福建造船廠的設立。一定要等到藩屬喪失盡了，門戶完全洞開了，才有訓練新式軍隊的覺悟。一定要等到瓜分之禍迫在眉睫了，才改革政治制度。要中國經濟破產了，才提倡工商業。一定要等到商戰失敗了，才有提倡學戰的覺悟。即至到了現在，還有許多人還在鄙夷西方文明爲「物質文明」，而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文明」，與三四十年前所謂「東方尚道西方尚藝」的思想完全同一鼻孔出氣。我敢大膽的說，現在多數人對於西方文明的本身，和中國人反應的出路，還是沒有深刻的認識和覺悟，也許要到了國已亡種已滅的時候，才會覺得所謂「精神文明」是不足恃，才會覺得祖宗的遺產實在太少，我們不但是物質上的窮人病人，且是精神上的窮人病人罷！這種現象，本來是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的，好像大家執椅子弟非至一

敗壞地以後，不肯改變其緩者淫逸的習慣似的。不過我們究竟是個人，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因子，也可以影響歷史演進的方面，我們若能及時努力，做到把時代使命完全認識，完全完成，那麼這一百年來的反應縱然失敗，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必定已有了相當的基礎了。然而我們今日還要憑赤手空拳，去作喚醒迷夢的初步工作，這樣的結果，也就夠我們忍受了！

不但時間上是反應得太遲了，就是事實上反應得太慢了，且太不澈底了，從沒有一種整個的認識。任何一種運動和事實，都有其前因後果，都有其體系，豈是強拉雜湊補綴粉飾所能收效的，而中國近代的反應，幾及百年，尙少人覺悟這一層。在第二時期上期以爲只要有了洋槍洋礮輪船，一切就有辦法，下期以爲有了新式軍隊就有辦法，第三期以爲只要整興實業改革政治制度，就有辦法。然而一切運動都失敗了，兵工廠造船廠的建設，只成了內亂的源泉，新式軍隊的訓練，只成爲軍閥割據的張本，中法之戰，中日之戰，八國聯軍，無不大敗，欲雪國恥，反以速禍。交通的建設，實業的提倡，不能生利，反以引入外資，使經濟侵略更加澈底。民主政體適所以資軍閥，議會政治適所以養豬仔。真如先生所說「無論甚麼良法美意

，一到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都變成四不像了。」一切改革運動的根本思想和途徑，就根本錯了，那裡還能有好的成績呢？

即使各種運動的根本計劃很好，方向確是不錯，因為人才的關係，也必歸於失敗。我們試一看八十年來反應的主體，就可明白。第一期中是幾位學者如龔自珍魏源等，他們都是熱心時事的學者，不過因為他們是舊式的學者，少與外人接觸，有的或者竟未與外人接觸過，所以他們只能摹述海外地理的傳說，借以喚起國人對於海防之注意。

第二期的主動者，在政府中是奕訢等，在大吏中是曾左李等，他們或是頑固的親貴，或是理學家，他們因訂約等對外交涉，或練兵的關係，曾與外人有短時間的接觸，故所見者為「中國文武制度高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第三期中反應的主體，又可分為三派，舊的李鴻章張之洞等，已知提倡工商學，半新半舊的康梁一派，雖是由讀古書出身，但曾游歷海外，亦曾研究一點外國學術，思想，就大不相同，他們便主張變法維新，要改革政治制度了。新派的革命派，他們多生長在海疆海外，受外國的教育較多，便主張革命。及第四期文化運動，主動的大都是留學生，受完全新式教育或外國教育者，所以主張新文化。

因為各人的環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故其運動亦不同。但是因為時代變得太劇烈了，運動者來不及時時進步以適應環境，雖然後來不及適應，然而他們終於是運動者，所以就發生了兩種結果：

第一，倡其所不知，行其所不能的改革運動。這種運動是極端的危險而有害，但時勢所趨，無可如何。因為運動者所受教育，所處的時代，所處的地位的關係，他們所不知道的，所有的能力，終是有限得很，總是看不穿，把不定，一知半解，開口就倡，熱心可佩，結果可悲。第一期魏等的影響很小，可以不論。第二期上期的曾左李等，是做八股出身，以古文為業的人，初不知機器為何物，輪船為何狀，要出來提倡製造機器輪船，作這些事業的主動者，試問怎能勝任？下期張之洞與李鴻章要提倡工商業，也是一樣。所以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很多笑話，他在廣東就要設廠於廣東，他到湖北就要搬到湖北（這自有其隱衷）初不知煤在何處，鐵在何處，性質如何，產量如何，就去訂購鐵爐，後來簡直不能用。他當時說「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何處無有佳礦」這種不學無術的人，來做當時改革運動的主將，這不能不為中國前途痛哭。其他類此的例極多。第三期中的政治改革者，初不知憲政為何物，西

改爲何事，即使不遭舊黨的反對，也未必不敗。這是改革運動無不失敗的自身方面的第一原因——改革運動者成了空言的「提倡者」。

第二，運動失敗了，當時改革運動的主將往往變成反動的主將。梁啟超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文化概論裡說「第一時期如郭嵩燾張佩綸張之洞等輩，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時期，嵩燾佩綸輩已死去，之洞却還在，之洞在第二時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風氣的一個人，到了後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第二時期，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到了第三時期，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綫，這些人一輪一輪的被擠落後；甚至全然退伍了」。這種現象誠然是進化很速的表現，然而也充分表示前一時期主動人物到後一時期來反動，也就活活的顯出這些反應都是沒有重心，不相聯繫的運動，違反了「重大建設是繼續工作逐步累積前進而成的」原則，因此改革運動不能成功。這是改革運動無不失敗的自身方面的第二原因——改革運動沒有重心不相連續。

在種種運動以外，還有許多反對的人，層出不窮，在初期的時候，反對「以夷變夏」，改革運動者常有受大逆

不道的罪名的危險。在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局，曾極力駁斥指製造輪船爲失體的人，他的奏疏中說「創始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李鴻章辦理機器各局，以爲時人，「無事則嗷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並引蘇東坡的話，「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爲，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不及，」可見其憤慨。福建造船廠曾經福建大吏再三反對，請求停辦。當時大學士倭仁等反對學算學尤力。光緒初年郭嵩燾著書說了一句「現在的變夷與以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當時的人羣起攻擊，鬧到奉旨把書的版銷毀了才了事。到了中日之戰失敗，政府一籌莫展，百事皆非，朝臣有主張鼓勵製造以求富強的，也有以戰敗歸於官辦船機等局的辦理不善而主張招商辦理的，甚至有說西法不能制勝，歸罪於學堂製造局之無用而主張一律裁撤的。可見反對的紛起，無有已時，幾至無事不有反對者，無時不有反對者，即至文化運動，仍有反動者。百年以來，國人無論何事，皆無通力合作之一日，草草偷安紛紛嚷嚷的就度過了。

這樣反應的結果，除了古代留下的病根，又加了新的

病根，病是一天一天的沈重，以前反應雖是遲緩，現在更成了麻木。以前反應雖不澈底，然而努力的精神還可佩，現在這種精神也銷沈了。最初還想自強雪恥，後來恥不敢雪了，成了依附外人的心理，更把奴隸根性加重了。兵戰失敗了簡直就不談國防，商戰失敗了簡直就不談交通實業，三十年來已不想練兵向外，二十年來已不建築鐵路了。……總之，以前還要反應，後來簡直麻木了，以九一八這種絕大的創痛，還不足以鼓起人心！以近二十幾年來的情形與前比較，更為可痛，我們現在望治之切，努力之勤，改進之猛，已經不如幾十年前的古人了。這真不能不使人有江河日下之憾了。

……反應的薄弱，也就成功了反應的不澈底。舊的勢力還沒有掃除，就在趾高氣揚的慶賀成功，隨時把舊的污穢引到新的運動中去。我不知道改革運動者，究竟有多少大的本領和魄力，有多少的努力和工作，够來這樣的消滅腐爛。拖泥帶水藏垢納污的作了一種支離破碎的補綴粉飾工作，在舊的污跡上，刷上了一層美麗的外衣，在破爛的腐物上補上一塊新的東西。試問今日中國人的社會經濟政治學術思想各方面，久經認為必須改革消滅的，現在有幾種是的確已經改革掃除？久經認為必須建設創造的，有幾種已

經的徹底去努力建設創造過？我們真敢說是三十年前人人認為三大害的鴉片小脚八股（鴉片且不說，現在已公賣了）小脚真已除去了嗎？八股真已消滅了嗎？脚是不纏了，即代以高跟鞋，這能說是在衛生方面比小脚好些？八股是不做了，然而黨八股洋八股又起而代之，且日益興旺了。害人的東西不止一端，害人的鬼不止一法，你用這個方法把他打跑了，他還是改頭換面的又來（這也是由於深中儀文主義的毒），沒有打絕了的決心，永遠也打不了。至如「三個亡國性的主義」，和「五鬼」，更不消說了。

因為這樣所以中國成了一個「多重社會」，無論甚麼東西，都是多重的，把整個的歷史完全同時來放在中國。魯迅先生曾做了一篇「二重思想」，很痛切的指出這種大病，他說「中國社會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戰，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麩皮的食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接踵的存在。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開飯店一般。便是竭力的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伙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自然也不能興旺，店舖總要倒閉。……四方八面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

物，每重可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着過活，誰也沒有好處。要想進步，更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彿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現在應當是我們最後覺悟最後努力的時間了。若還不下最大的決心，作澈底的改革運動，從根本作起，以「出生入死」的精神，作「鏗而不舍」的工作，前途的希望是絕少了。一百年的反颯僅僅如此，再不努力，則須要作的工作，愈積愈多，擔負愈重，愈難勝任了。個人一生的生活，是有苟且偷安的可能，是有僥倖的可能，雖然這不是人生，但他可以從別人去竊取給養以自活。然而社會的生存，是絕對沒有可以僥倖的，也絕對沒有偶然的幸運。作多少工，就得多少益，要得多少益，便要作多少工，「要怎樣結果，便要怎樣栽。」除了努力以外別無捷徑方法。去年我曾經給朋友的信，很痛心的說「人人都只是含難就易，不肯從根本上去作苦工，只是滿口浮辭濫套，是沒有益處的。人人只說提倡科學，而不肯專心去研究科學，口頭的提倡又有何用；人人只說救國，而不從根本上去創造可以救國的實力，空談又何所補。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極是。自己不作難的事，而責人以難的事，終

於互相抱怨，誤人自誤而已。我相信，只是空言提倡科學，而不自己親身去研究科學，使科學成爲自己的東西，自己能够建樹科學於自己的園地，則科學永遠是科學，永遠不會爲我有，十年之後，百年之後，還是要喊提倡科學，然而還是沒有科學，如此下去永遠也不會有科學。救國也是一樣，不創造可以救國的實力，天天只是喊救國，喉嚨都喊破了，也不能救國也不能免於滅亡。……我相信如果沒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沒有永遠不屈的奮鬥，沒有終生「鏗而不舍」的工作，一切計畫都是空想，一切希望都是無望。努力雖不一定能成功，而成功必出於努力，沒有僥倖可以成功的。僥倖的事只是偷別人努力的結果。這是狹義的說法。廣義的說努力就是成功，工作的價值是不會消滅的。」因爲個人的工作，只是在作爲推進社會的一種原動力，只是在作一個後人努力前進的憑借，並不是要作永久遵行的規模，也不是要作爲至高的軌範只不過爲完成其時代使命而已。牛頓的光的微粒說被海根思的光之波動說打倒了，於牛頓或許是失敗，然於物理學則是成功。古代的學說，古人的事業，不知推翻了多，埋沒了多少，這於發明者創作者或許是不幸，但在學識史進化學史上則是幸事。其實，把眼光放開來看，他們發明者創始者也是幸

事，因為他們的工作，已經促成了進一步的工作，引出了更好結果，他們已經盡了他們的時代使命，即是他們已經成功。所以我常常對朋友說「個人之生，不是為要作某種典型的偉人而生，乃是為要完成其一個因子的時代使命而生，所以我們絕不要想作某種偉人，只想我們怎樣完全知道我們的時代使命，而完全完成我們的時代使命，把社會推進。」因為我以為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只是在他能而且要永遠的努力企圖上進，即是永續的努力造成進化。永續的努力企圖進化，即是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這與先生的「社會的不朽論」意思相同，我叫他做橋梁作用的人生價值論。

由近百年來我們對於西方文明侵入以後的反應看來，我以為都未能一步步的各自完成其時代使命，因為前人都未完全他們的時代使命，所以我們至於今日的悲境。我們現在應當要完全認識我們的時代使命，要完全完成牠了。

第一步應當深刻的反省過去的歷史，正確的認識現在的使

命；第二步應當嚴密的計畫，努力的工作，「使命的認識，當求之於歷史；計畫的成立，當本之於學術；工作的進行，當獻之以此生。」（我與友人書中語）所以我們已經由精確的研究以得到的清切的認識，其必須改革者，誓必改革其必須力行者，誓必力行。絕不為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止，亦絕不為任何困難所克服，務必期其澈底。自己總要在千百年來人們如出一轍的故轍外闢出新路，與其由故轍以苟且偷安，何如由新路以盡歷艱苦；與其失敗於故轍，何若失敗於新途；若此，即失敗，亦可多增一番經驗。至於決定所要力行的，若無更強大而更有科學上的証據的理論起而代之，則永不改變。一切要掃除的，雖不必定由我而完全掃除，但至少我總不再為他傳播；一切要創作的，雖不必定由我而成功，但至少總要期其自我作始。我們如要作一個現代的人，這點子覺悟，決心，和努力，是至低限度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們前進的起點。

蔣明謙上

十月一日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首為平中雅之一報。每週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於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郵費在內
日本及南洋各地 每月一元三角
香港澳門 每月二元
元外埠 每月二元五角
廣告費 另議